

# 汪偽政權羣魔亂舞

萬墨林

## 滬上往事之七

### 周佛海的風流故事

中外雜誌的讀者，看起文章來真是細心。今年二月，筆者的「滬上往事」第一篇在中外雜誌發表，接連幾個月裏，收到不少讀者的來信，朋友之中也在經常的提出同一個問題：——汪精衛、周佛海脫離抗戰陣營，潛往上海組織偽政府，陶希聖、高宗武雙雙逃離虎口，公開發表「日汪密約」，那一樁抗戰八年期間，震撼國際，轟動中外的大新聞，內幕之錯縱複雜，過程的曲折離奇，真正是抗戰期間有聲有色的連台好戲。我在上海奉杜月笙先生之命，曾經插手參與，盡過一點點微力。但是，大家都認為那是「滬上往事」中最值得和盤托出，公開出來的一件大事。因此有不少朋友認為我避重就輕，正是不想發表這一樁「最高機密」。紛紛要求我在事過境遷之餘，毫無保留的寫出事實經過。我自己想想，也覺得這一件大事若干年裏固然有過不少的報導，却都是一枝半葉，略而不詳，難以使讀者瞭然全盤情況

事實真象，似乎應該由我這個也曾側身其間的人來說個清楚明白。留下一些史料，同時也能使陶希聖、高宗武兩位先生當年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的事跡不致湮滅。至於汪系漢奸的羣奸嘴臉，卑劣行徑，亦有加以揭發的必要。因此，我便下定決心，繼續再往下寫，以報中外讀者的雅意。

不過，與敵偽相週旋，我當時雖然置身上海最前線，但却僅祇是一方面，所見所聞不足於概其全。所以，文中的若干資料，也有不少是我事後得聞於杜月笙、陶希聖、高宗武等諸先生的口述，這是在文前必須鄭重聲明的。

一般人都以為汪精衛和周佛海臭味相投，一鼻孔出氣，其實他們是各懷鬼胎，一拍即合。周佛海比汪精衛早一天脫離抗戰陣營，逃出重慶。早一個半月潛抵上海，着手籌組偽政府，進行「和平工作」。實際上，反倒是汪精衛走的「周佛海路線」。

當然，他們事先早有聯絡，一道去幹那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。照他們的預定計劃，乘 蔣委

員長巡視桂林的時候，分批逃跑。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七日，周佛海從重慶坐飛機到了香港，汪精衛、陳公博一行，則預定八號動身。但是七號那天，委員長從桂林提前回重慶，使汪精衛喫了一嚇。他拍急電到香港，轉告日方，展緩行期，那時節，東洋人還以為他們受了騙哩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汪精衛逃到河內，發表電報，提出中止抗戰對日求和的荒謬主張，引起國人一致聲討。二十九年元旦，國民黨中常會決議，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，撤除其一切職務。元月六日，日本近衛文麿內閣總辭，平治騏一繼任日本首相，跟汪精衛勾搭的對手方自己先垮了台，使汪精衛困守河內進退兩難，茫然無所適從。這個時候，周佛海不甘寂寞，決心走他自己的漢奸路線，投向日本懷抱，組織偽政府，將汪精衛與近衛文麿前此密商的協議一概推翻。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汪精衛在河內遇刺未中，當汪精衛險些挨槍的前一天，周佛海並沒有知會汪精衛一聲，就從香港出發，坐輪船到上海，開始進行他的



醇酒美人，是日閩羈縻羣奸的利器，圖中前排自右至左，係汪精衛的親信心腹褚民誼（汪偽政權的駐日大使、偽外交部長）、中國駐星洲國駐日大使李紹庚。

「周佛海派」了。

汪精衛

的漢奸組織偽政權開張，照這批大漢奸自家的說法，連汪精衛在內，計有十二金釵，總共只有十二個賣國賊。一張

十二金釵名單開出來是汪精衛、周佛海、陳公博、林柏生、褚民誼、陳春圃、胡蘭成、梅思平、樊仲雲、李聖五、朱樸和周蔭庠。就這麼十二金釵居然還分做了「公館派」和「周佛海

派」兩系。「公館派」是汪精衛的，比較起來，「周佛海派」當然顯得勢力孤單。因為，周佛海的脫離重慶，跑到上海，他的身邊就只有一個梅思平。他的親戚和老部下，大都沒有帶出來。

老早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上海清黨時期，我就已經認得周佛海了。但是直到最近，我爲了要寫「滬上憶往」，到處找老朋友打聽，拿好些人的話對證一下，這才弄明白了他的身世和歷史。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，也是窮人家子弟出身。不過他絕頂聰明，同鄉人都說像他這樣有出息的小孩子，如果不給他讀書，未免太可惜了。他家裏才勉強強強的讓他進了私塾。

### 小師太也遭了毒手

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，周佛海都已經讀到辰郡聯合中學二年級了，突然之間，被學校裏掛牌開除。據說，他是因爲色胆包天，東窗事發。因爲他借住的地方，隔壁是座尼姑庵，周佛海居然胆敢夜裏翻牆而入，抱起一位小師太，參起歡喜禪來。這實在是荒唐大膽，作孽之至。此外他在做這樁玷污佛門的採花案之前，也有過強暴少女，沉緬烟花的前科。如今回想，當年我所見所聞的周佛海，對於女色一道，的確也是相當的迷戀放縱。「八歲看終生」，我對這個說法認爲多半不錯。

但是周佛海畢竟是個能幹脚色，他在家鄉闖了窮禍，竟然能够因禍得福，靠朋友幫補，湊了筆旅費到日本去留學。家中原已迎娶進門的元配，也丟下不要了。他這位元配夫人後來改嫁，嫁

給當地黃草尾一個種菜的農夫，每天幫她後夫種菜，還挑起担子到沅陵城裏去賣。不論她的前夫周佛海如何飛黃發達，擁資億萬，在我們上海迤東的川沙，就擁有良田兩萬餘畝，財產達到驚人的程度，他那位改嫁夫人還是一點也不後悔。

他抵達日本的第二年，北政府和日本簽訂「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」，說要共同出兵西伯利亞，其實是馮國璋、段祺瑞引狼入室的頭一步。各地學生、民衆羣起反對，留日學生更是羣情激昂，決定全體罷學歸國，還組織了「留日學生救國團」。周佛海起先加入，後來又臨陣撤退，私自留了下來。乘大批中國學生回國以後，日本各校空出不少公費生缺額，他去投考日本第一高等學校。

正好有一個跟他同住一家旅館的同鄉，花了日幣四十圓的代價，跟保管油印題目的工友，買到了全份試題。周佛海依樣畫葫蘆，考取了第一高等學堂，取得公費，一路順風的唸到京都大學畢業。

學成歸國，周佛海輾轉的到了廣州，投身國民革命軍，和那位秀外慧中，精明能幹，交際手腕極為靈活的楊淑慧同居，而楊淑慧自此也以周佛海夫人聞名於世。

等到北伐將近完成，寧漢分裂，武漢被共產黨和左派份子所盤踞，周佛海就搖身一變，成爲武漢方面的要員。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奮起反共，何鍵旋即由鄭州大舉南下，又有楊森、夏斗寅兩軍兩路夾攻，武漢岌岌可危，共產黨和左派份子東逃西竄。周佛海一看

，分明是個樹倒猢猻散的局面，大勢不好，連忙逃跑。他悄悄匿跡，搭乘一艘英國輪船，打算人不知鬼不覺的溜到上海躲起來。

周佛海不曾想到，他在輪船上，被幾位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認了出來。一到上海，便向公共租界捕房檢舉，當場逮獲，送進捕房。湊巧那一天是星期六，捕房下班休息，他要等到第三天——星期一才被送到楓林橋的清黨委員會。清黨委員會由楊虎、陳羣擔任正副主任委員，而由陳羣主持。依陳羣的作風，抓到像周佛海這樣惡性重大的共產黨徒，非殺不可；而且會立刻處決，絕不遲疑。然而就因爲多出了這一天半的時間，使楊淑慧能够乘快車趕到南京，輾轉往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銘樞，總算救出了他的一條性命，往後不久，他又風雲際會，當上了總司令部秘書。

一聲向右轉，周佛海從此一帆風順，青雲直上，抗戰以後，甚至於一度代理宣傳部長。照道理說，他毫無理由逃離抗戰的司令塔——重慶，去搞出賣國家民族的「和平運動」。周佛海之所以成爲罪在不赦，死有餘辜，留下千秋萬世罵名的大漢奸，歸根結底，還是由於「財」與「色」所誤。周佛海搞錢的本領高人一等，而且胆子大得嚇壞人。他位居要津，却連失意軍閥政客私下送的紅包都敢拿，所以他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，先往精衛十一天由重慶潛赴香港，幕後的真正原因，是他所有的積蓄數十萬元，一向存在日本正金銀行，他唯恐這一大筆作孽錢，被日本人視作「敵產」而沒收，不得不跑一趟香港辦交

涉。另外還有一件「性命攸關」的事，那是他在楊淑慧未到重慶的時候，輒了一個女朋友，聽說楊淑慧已經得到情報，正在趕赴重慶大與問罪之師途中。楊淑慧的火爆脾氣，周佛海心裏當然有數，他想暫時避過這一關，就祇有悄悄的溜開了。

周佛海貪財好色，不自檢點，終於把自己逼上了梁山，步入了窮途末路，足爲貪財與好色者戒。他到香港以後，一下子便被日本人套牢，由他們牽着鼻子走，後來他也比汪精衛早一個半月到上海，展開對日交涉，倡呼組織偽政府。等汪精衛一行抵達，他們再同流而合污，多半也是日本方面的意思。就由於這前後一個半月之差，周佛海除開必須「擁戴」汪精衛爲大頭目之外，他着着佔先，囊括實權。不過，在汪記偽政府開辦以前，周佛海爲唱這齣小丑戲，缺乏狼狽爲奸的班底，早年合作已久，前已分道揚鑣的羅君強，就又被他拖出來了。

### 羅君強荒唐娶族姑

羅君強我也見過，他和周佛海是湖南同鄉，據說周、羅兩家還是世交，羅君強不曾讀完上海大夏大學，就到廣東去投奔周佛海。他只比周佛海小幾歲，兩人之間的交情是亦師亦友，如子如侄，很有點像汪精衛和河內代死的曾仲鳴，因爲羅君強也是周佛海一手提拔，當作心腹親信的。周佛海在南京當到總政治部主任兼政治訓練處長，羅君強是他的主任秘書。大概是在民國十八年，由於羅君強的色心比周佛海更重，又缺乏周旋調和的功夫。他娶了一房妾，就此妻妾失和，爭

風雲際，花邊新聞不時傳出。終有一天，姨太太吵過了架，一時想不開，竟會一根繩子上了吊，爆出了轟動朝野的大新聞。羅君強飽受輿論指責，無詞自解，周佛海凜於人言可畏，祇好將羅君強降級外放，荐他去當浙江海寧縣長。杜月笙先生的祖籍，正是浙江海寧，因此我們對那個地方，相當熟悉。

羅君強一到海寧任上，仍然繼續荒唐胡鬧如故，他竟「同姓再婚」，和他的一位同族小姑姑，在海寧縣政府公開舉行結婚典禮。這一來鬧得大不像話，使周佛海跌足太息，懊惱得很，却又不得不安排他的「退路」。於是再荐他權充總司令部南昌行營秘書，其後又調行政院簡任秘書一職，然而他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，樞府播遷，國難嚴重中，又娶了一位武漢名交際花孔慧明，作為他第四位平頭夫人。就由於這一次的結婚再度引起物議，連周佛海都無從庇護，他得了個「查辦」的處分。從此以後，周佛海決定不再受羅君強的牽累了，他跟羅君強逐漸疏遠，使得羅君強唯有聊以解嘲，不時低吟：

「不遭人忌是庸才！」

把自己的風流罪過，荒唐胡塗，一概歸諸於人家的「忌」了。

羅君強跟着國民政府，由武漢而重慶，始終鬱鬱不得志，所以當周佛海到上海，亟需人手，很容易的就把他叫了出來。周佛海在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充先鋒」的情形之下，一方面以羅君強為他的心腹智囊，一方面命他招兵買馬，吸收未來的漢奸幹部。於是，羅君強便在威海衛路租了

一層公寓，掛起「藝文研究會」的招牌，派羅君強當總秘書，再由羅君強拉攏上海新聞界很兜得轉的一位朋友金雄白，擔任總幹事。「藝文研究會」原來是周佛海在漢口代理中宣部長時期，跟陶希聖先生合辦的一個團體，曾經獲得各方面的支持，聯絡武漢報紙，創辦了幾種週刊，成立了出版的機構，還做一些資助學術文化界人士播遷大後方的工作會以「一面抗戰，一面建國」為口號，提出「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」，「內求統一，外求獨立」的綱領，在後方各大都市，也設得有分會。一個宣傳抗戰的機構，便被周佛海移花接木，在上海掛起了招牌來，一變而為大小漢奸招收站了。

周佛海到上海，和羅君強的在威海衛路招兵買馬，有所諷動，上海地下工作人員並不是毫無所悉，相反的，還摸得相當清楚，只是他們的真面目還不會顯現，不曉得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？尙有待更進一步的瞭解；同時，自亦有相當的應付部署，據我所曉得的，參加他們的小組織，一概名之為入會，入會者有的經人介紹，有的自動投效。入會手續也相當的簡單，祇要寫一份簡歷，填一紙志願書。不過，准否入會却必須周佛海親自批可，這便是周佛海當漢奸，第一批漢奸幹部的由來。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，就會發動一些外圍人士，抗日份子，設法通過關係，打進藝文研究會去臥底，趁此機會探聽他們的秘密。例如洪幫大哥徐朗西，他一個人就介紹進去三名會員，都是戴笠先生軍統局的好角色。

一進藝文研究會，在分配工作之前，即日起

### 土肥原賞識李士羣

薪，坐領一份相當不錯的薪水，有事無事，照領不誤。當然，這也是周佛海招兵買馬的一種手法。

周佛海有了羅君強這個幫手，在人事部署方面，確實進展迅速。他把招收班底的工作交給羅君強，自己則傾全力於拉攏特務。黃浦灘的特務頭腦，首推丁默村和李士羣，所謂陰風慘慘，殺人如麻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，成立遠在周佛海、汪精衛潛抵上海活動組府之前，而並非汪偽政權成立之後，才由汪精衛一手建立的。原來，在民國二十七年武漢大會戰期間，日本在華的特務頭腦土肥原賢二，抗戰初期原已改任日本第一軍第十四師團師團長。徐州會戰後，他的同期同學老搭擋板垣征四郎因台兒莊慘敗被召回國，可是不久便出任陸軍大臣。板垣在東京宮城設立日本大本營，下設一個特務部，要選選第一流的「中國通」當部長。派到中國，完成由陸軍獨家全部「佔領」中國的重大任務。當時板垣認為土肥原不失為最佳人選，便命他暫卸征衫，來到上海。

同時，日本又成立了「興亞院」，任務是「加強管理中國事務」，下設政治、經濟、連絡等部，分支機構遍佈北平、青島、上海、漢口、廈門、廣州各地。興亞院不久歸於軍部的控制之下，仰承軍部的鼻息，把我國淪陷區劃分為南北兩區，而以長江為界。北部中心為北平，南部中心為上海。規定南北貨幣不許交流，鐵路各有所屬，所有中國方面的漢奸偽組織，都要接受興亞院

連緒部和日本軍部的雙層監督，也就是說上頭有兩個老闆。

土肥原根據日方「以華制華」的惡毒策略，他就任特務部長以後，先到上海。當時，他積極從事南北兩個漢奸傀儡偽組織，北方，他想抬出北洋直系吳佩孚吳大帥來，南方原先是想由袁世凱的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做漢奸頭腦。當時，他就以虹口六三花園的重光堂為根據地，奔走於上海、南京、北平、東京之間，積極促成以華制華的策略實現。同時，他也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小小的，由中國漢奸主持的特務機關，那就是往後無法無天，無惡不作，使上海人為之談虎色變，天怒人怨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了。

「七十六號」的頭腦，一開頭就是丁默村和李士羣。丁默村原是中統的第二處長，李士羣則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他在抗戰爆發以前，就已經在跟東洋人勾勾搭搭，且曾一度被捕下獄，僥倖保全性命，釋放出來。往後就搖身一變，也成為中統的一員。不過，祇到他變節敵敵以前，只不過相當於中尉階級。

丁默村和李士羣一對唯利是圖，罔顧國家民族大義的奸細，被土肥原拉到上海，建立了「七十六號」所謂特工總部。論資歷，丁默村高出李士羣多多，論跟東洋人的交情、淵源，李士羣却又要高出丁默村一籌。所以，七十六號的頭腦，祇好以丁默村為正，李士羣為副，漢奸「官銜」，稱作「主任」與「副主任」。

李士羣這個作惡多端的殺胚，當年不過二十來歲，大處精明，小處糊塗，心腸既黑，手條子

更辣，小人得志，再猖狂也有限。所以儘管他往後在汪政權裏「飛黃騰達」，「名利雙收」，他還是人前人後搭不起架子來。他說話七搭八搭，衣着隨隨便便。當年黃浦灘有個笑話：李士羣常常一覺醒來找不到褲帶，忙得太太、娘姨團團轉。一進浴室，却又自家發起了噱。因為他自己發現，一根根的褲帶都縮上去了。

### 吳四寶的裙帶路線

丁李二奸的「特工總部」設在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，那裏原先是我國故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將軍的滬宅，佔地寬廣，花木扶疏，亭台樓閣，層層疊疊，是黃浦灘有名的大宅院。陳調元將軍在世的時候，我也不知道去過多少次。但是却到後來身陷囹圄方才曉得，那幢宅院大到什麼程度？——除開「七十六號」的特務、警衛人員以外，還可以關兩千名以上的無辜囚犯。

土肥原在當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的時候，丁默村、李士羣一來有點畏懼，二來規模也小，人手不多，三則「七十六號」雖然在滬西「歹土」，然而一開門就是越界築路，跟租界靠得太近了，所以還不敢多大為非作歹。不久土肥原扶植南北兩傀儡的計劃相繼受了挫折，唐紹儀被我地下工作人員一斧頭劈死，吳佩孚堅持要他「出山」，除非日軍全部退出中國。土肥原不免倒抽一口冷氣，連他自己也打了退堂鼓，辭卸特務部長，改任師團長帶兵打仗去了。上海的特務工作，就交代他的副官毛晴少佐負責。

失去了最牢靠的後台老闆，丁默村、李士羣

正在不勝惶恐，走投無路。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又在掀起鐵血鋤奸的高潮，每隔幾天，黃浦灘必定會槍聲連響，倒下若干漢奸走狗來。就在這丁默村、李士羣惶惶不可終日時，周佛海來了。

早在二十七年七月武漢會戰期間，上海就有汪精衛派的文化人傅式說、趙正平等開始活動，他們由文化而政治，以「全民主義運動」作幌子。當周佛海決定自香港北上，他不是不曉得國民政府上海地下工作人員的厲害，深知日本皇軍並不足恃。如果他自己找不到保鏢，那就休想在上海活下去。因此，他先通知傅式說、趙正平他們，命他們儘快組織一支武裝的青年行動隊，名義上說是担任抵滬後的汪精衛保護之責，實則是給他自已保鏢。

但是傅式說之流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」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總算把一支「青年行動隊」組織起來了。等周佛海到達上海的時候一看，似乎一個狼角色也沒有，焉能以這支薄弱的力量去對抗所向披靡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員。周佛海為此非常之着急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毛晴少佐介紹丁默村、李士羣來見。使周佛海喜出望外的發現，上海還有這麼一個土肥原創辦的特務機關。他對丁默村、李士羣曲盡綢繆，儘力拉攏。湊巧丁李二人也為着冰山已倒，無所歸宿正在發愁。一聽說周佛海是代表汪精衛前來組織偽政府的，當然心甘情願，竭力討好，從此周佛海先將特務一把抓在手裏了。往後偽府開鑼，丁默村和李士羣，也就分別成為周佛海派僅次於梅思平、羅君强的第三、第四號人物。

「七十六號」原本束手束腳，無從發展。自從了默村、李士羣雙雙投在周佛海的名下。周佛海想先從特務擴張自己的實力，向李連拍胸脯，保證全力支持，叫他們放心大膽，大幹特幹。於是「七十六號」也就開始嘯聚嘍囉，招徠各方強盜殺胚起來了。李士羣本來是清幫中人，他的「先生」是清幫最末一個「大」字輩的季雲卿，按照清幫「大通悟覺」的輩份排行，他也算是「通」字輩。季雲卿的太太當過捕房的女監頭腦，說得上是黃浦灘蠻有名氣的白相人嫂嫂之一。她收了不少過房女兒，其中之一便是吳四寶的太太余愛珍。

論清幫輩份，吳四寶要比李士羣低一輩。因為他的「先生」是「通」字輩的榮炳根。榮炳根起先有個正當職業，他是無錫榮家各片紗廠的總工頭。後來他不做工頭了，以白相人的身份，在鴉片烟生意裏喫「俸祿」，也就是支領津貼，以此渡日。到也悠哉遊哉。閑來無事上俱樂部賭賭錢，我跟他便是經常碰頭的賭朋友。

吳四寶拜榮炳根做「先生」，在清幫裏算是「悟」字輩。他的「先生」榮炳根有部汽車，他就當「先生」的司機兼保鏢。二百來磅重的身軀，方頭大耳，相貌倒不錯。尤其是跟在榮炳根身邊久了，場面見得多，朋友也交了不少，言行舉止倒也彬彬有禮，規規矩矩，還有個往上爬的本錢；真大面前能够服小，馬屁十足，動作敏捷，能把你服侍得週週到到。

### 汪精衛漫天扯大謊

「七十六號」嘯聚嘍囉，一派瓦崗寨，梁山泊的作風，有人有槍有力量，就可以在分金廳上估一席。吳四寶輩份小，人頭却熟，同門兄弟，徒弟徒孫一拉就是一大堆，尤其是他還有一名學生子叫張國震，正帶了一批狼客在上海近郊做殺人放火，打家劫舍的無本買賣，他們早已垂涎上海市區這個天下第一的肥地盤。由吳四寶出面一招，立刻就組成了一支強盜隊伍，連人連槍一投過來，再由余愛珍央求季太太，跟李士羣一撮合。李士羣就此建立了他的第一支武裝，他們把吳四寶的部下編成第一警衛大隊，小司機變成了大隊長。

周佛海的基本力量就這樣建立起來了。不過，他委實饑不擇食，錯不該把窮凶極惡的強盜土匪引進了上海地界，他們仗着「七十六號」的名義，殺人越貨，綁票勒贖，一概當做家常便飯，鬧得上海雞犬不安，民無寧日，十里洋場成爲恐怖黑暗世界，全上海五百萬市民，就此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汪精衛在河內遇刺，第二天日本東京即已接獲情報，當天召開五相會議，決定派影佐禎昭、犬養健駛往河內，把汪精衛接到上海，汪精衛一行在四月二十四日動身，但却直到五月六日方始駛抵吳淞口外。陳公博、林柏生、胡蘭成等「公館派」人物或先或後，陸續續續的被他召到上海去。

汪精衛他們十二金釵大小漢奸分批到上海，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隨時都在密切的注意之中。汪精衛以爲憑他過去的歷史和資望，淪陷在敵騎

踐踏之下的上海人聽說他來，會得興高采烈，雀躍三千，如同救星來臨般的歡迎他，那完全是他在白晝作夢。我就可以證明，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，因爲他們曾經身受侵略戰爭的切膚之痛，又長時期的不見天日，飽受欺凌壓迫，他們對日本皇軍和漢奸走狗同樣的切齒痛恨，大有食其肉而寢其皮之概。所以，當汪精衛一行踏上黃浦灘後他目覩處境淒慘，無以自慰，還特地編了個說話來充充面子，汪精衛說他到上海時曾經派褚民誼去法國駐滬總領事館辦交涉。他說那褚民誼問法國總領事：

「假使汪先生要來法租界住一陣，你們是否可以保護他的安全？」

當時，法國總領事就直淌直的回答他說：

「很抱歉，我們不敢負這個保護之責。」

褚民誼乞求保護，自取其辱，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。汪精衛却爲此大發脾氣，他罵褚民誼交涉辦得不好，汪精衛說：

「你應該只去通知他們一聲，我要住在法租界，請他們保障安全。」

其實呢，褚民誼果真照這樣說了，他還是會碰釘子回去的。法租界決不歡迎汪精衛，不肯惹火上身找自家的麻煩，容許一羣國人皆欲殺之而後快的賣國賊進法租界當槍靶，釀成血案，這是我所可以斷言的。何況，事實上根本就沒有這一回事呢！

汪精衛一行由河內潛抵上海的狼狽情景又是如何的呢？原來他是在日本憲兵嚴密保護，駐滬日軍戒備森嚴之中，驅車直駛虹口，暫時先在重光

堂安頓下來。當年上海淪陷以後，蘇州河成爲租界與日軍佔領區的楚河漢界，租界裏的中國人絕對不過北四川路橋和外白渡橋，意思就是不見皇

軍的嘴臉，不受敵人的欺壓，保持中國大國民的尊嚴。「過橋」成爲了一句很惡毒的罵人的話，等於罵人家是漢奸走狗。受之者無不勃然大怒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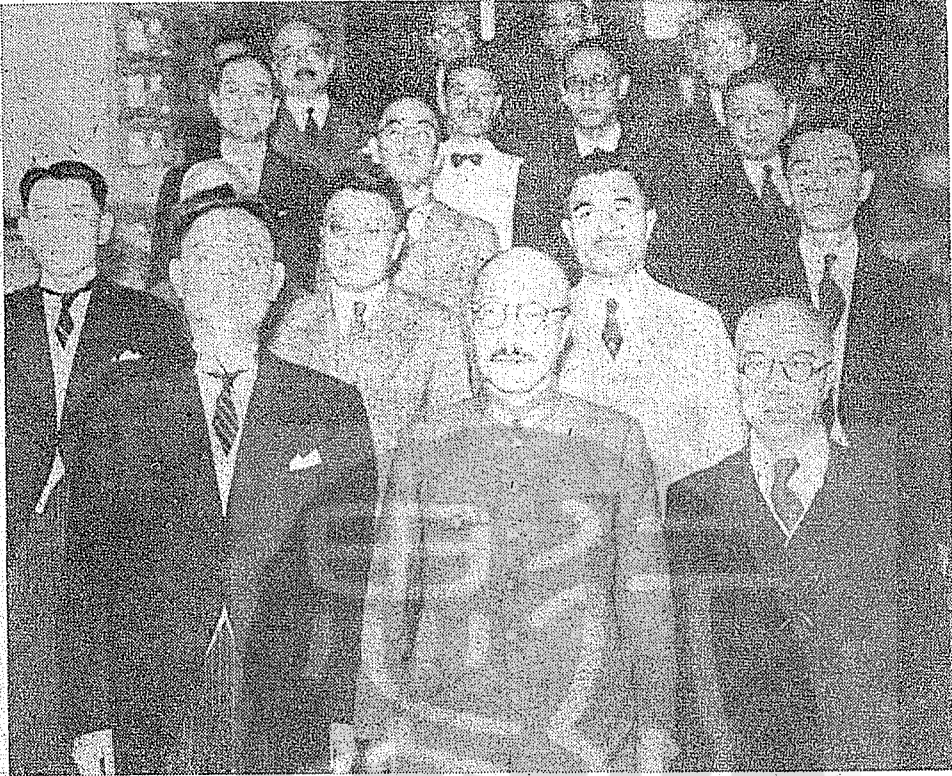
甚至要揮以老拳。但是汪精衛他們却甘冒上海忠貞同胞的大不韙，一到上海就住到了虹口去，連汪精衛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，他曾經在他的親信之前聊以解嘲的

說是：

「其實，住虹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試看庚子那年（一九〇〇），八國聯軍之役，李鴻章到北京議和。八國聯軍還在佔領北京，北京也是淪陷區，李鴻章不是也住在淪陷區裏，跟敵方談判的嗎？」

到上海  
不敢下  
輪船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六日汪精衛他們乘日本船北光丸駛到吳淞砲台，就接到了負責在上海接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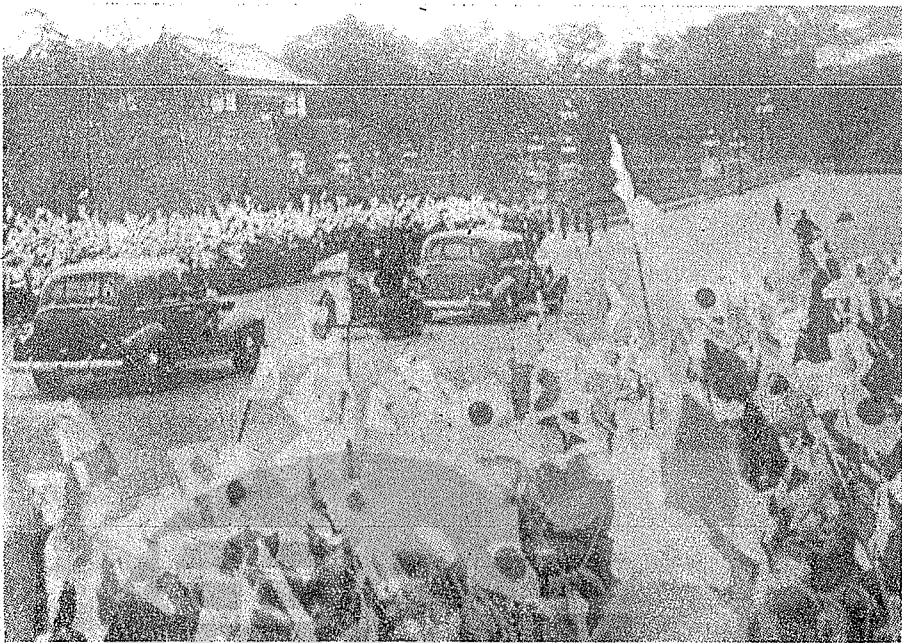


（上）周佛海（前排左）與東條英磯（前排中）。

（下）周佛海（左二）與日本藏相賀屋舉杯相「祝」。

的塚木少佐拍來一個電報：

「上陸地有變異，請在吳淞稍待。」



汪精衛、周佛海一行抵達東京賣身投靠，夾道歡迎者，揮舞的都是太陽旗。

這一個電報還真把汪精衛他們嚇了一跳，就心不知道又出了什麼意外。等了一歇，日本政府

派來迎接汪精衛的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影佐禎昭，看見有一艘小汽艇駛近，來人正是塚木少佐。他登上北光丸，影佐到船尾密談。這才曉得所謂「上陸地有變異」原來是日

本朝日新聞得到了汪精衛潛赴上海的消息，朝日新聞上海支局的全體人員已經在虹口碼頭齊集，等着探訪新聞，塚木認為在防衛設施尚未完成以前，朝日新聞的佈置可能會使消息外洩，送了汪精衛他們的性命。所以他主張汪精衛的行蹤和住所必須嚴守秘密，妥善安排，他說：

「說不定汪先生今夜還要在船上過夜哩。等北光丸停泊虹口碼頭，讓我去支開朝日新聞的人。你們等到天黑以後再下船。周佛海、梅思平他們，此刻都在虹口重光堂等候咧。」

當北光丸在虹口碼頭停妥，塚木也設法支開了朝日新聞的採訪人員。塚木為免我地下工作人員的狙擊，還要了一手金蟬脫壳，李代桃僵之計，他用汪精衛的表弟和外甥當槍靶，叫他們坐在一輛轎車上，三面窗簾全部垂下來嚴密遮掩。然

後吩咐司機以最高速度直駛重光堂。和塚木捉迷藏伴裝撤走，其實仍然守候在旁邊的朝日新聞四五部汽車司機窺狀，以為一定是汪精衛坐在車子裏，他們加足馬力急起直追。詭計多端的塚木這才坐上他自己的車，好整以暇的也到重光堂去。這時候，汪精衛他們都在北光丸的船艙裏等着，要到第二天早晨，他們才在日軍嚴密保護之下直奔重光堂呢。

由上面的這一段汪精衛秘密抵滬的真情實況，足可證明汪精衛要住法租界，派痞民誑跟法國總領事辦交涉的一段，完全是他作賊心虛，自說自話。妄想表示他到上海之初，還沒有下定決心淌混水當漢奸，事實上他是早就被東洋人一根繩子拖了走的。

果真如汪精衛自欺欺人之談，他到上海是要住在法租界，相信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必定可以將他繩之以法，阻止往後禍國殃民直到抗戰勝利的汪記偽政權出現。我在本文之前早已說過了，民國二十八年夏天是地下工作人員展開鐵血行動，制裁敵偽的最高潮。連名聲響亮，聲勢煊赫的法租界捕房副探長曹炳生，都因為被日方收買，而在汪精衛到上海的當天，在金神父路雙龍坊他家門口被槍殺。

汪精衛到上海起先住在重光堂。重光堂在上海應該是很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齊名的地方，不過它的防範更嚴密，知道內幕的人極少而已。重光堂在閘北寶山路北，係日本人六三亭主所築的一座東洋房子，庭園很大，全部日式，還種了一百餘株櫻花。上海人都稱它為六三花園。那裏是日



本軍閥侵華主角，特務頭腦土匪原的官舍，地點僻靜，在日軍佔領區的核心地帶，週圍好幾百公尺的範圍以內，中國人一律禁止通行。多少年來，重光堂一直是日本在華最隱秘的特務中心。

十二金釵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個月，深居簡出，天天開會，最後決定了依照「周佛海路線」，也就是說在南京建立偽政權，粉墨登場當漢奸。當漢奸必定要向日本方面辦交涉，於是汪精衛請求到東京。日本方面答應了，派了一架陸軍飛機，由上海大場機場起飛，路過九州灣加油，再飛到橫須賀追濱機場降落。二十八年六月四日黃昏，汪精衛和周佛海便在東京出現。

### 中央大員來去自如

周佛海、汪精衛的相繼抵滬，住在日本人的特務機關部，與日方接觸頻繁，天天開會，其後又飛赴東京，繼續活動。同時，又利用他們的爪牙，在上海散播謠言，誑稱汪、周的赴日謀和，曾經中央默許，俾求中日戰爭的早日結束。這個彌天大謊，在一時之間還真能够擾亂視聽，惑人耳目。上海人一向熱烈擁護中央，衷心愛戴蔣委員長，這從響應北伐、協助清黨、一二八、八一三抗日諸役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。但是，上海人同樣的也由於平時關懷政治動態，相當瞭解中央的政治行情。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副總裁，周佛海，時正代理位居要津的中央宣傳部長，陳公博是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，梅思平、林柏生、褚民誼等都是中央機構的要人。他們的份量相當之重，其一派隻手遮天的胡言亂語，由於重慶、

上海消息阻隔，自難免為一般人士所輕信，或者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。

這一個混沌的局面如何澄清，如何能使上海人不受汪精衛、周佛海的欺瞞惑感，瞭解中央抗戰到底的決心，遂而形成了一個迫切嚴重的問題。我們正在憂心忡忡，忽一日，杜月笙先生設在上海的專用電台，送來一份急電，吩咐我下列六件事：

- 一、吳開先先生某月某日搭乘某某號輪船來滬，負有重要使命。
- 二、抵步時應妥善部署，並負責保護嗣後吳開先先生在滬時期之安全。
- 三、所有恆社社員，相關同人，從今以後必須服從吳開先先生指揮。
- 四、同仁所開設之公司行號，茶樓酒館、戲院旅社，得由吳開先先生隨時指定作為交通站、居住地，或秘密聯絡機關之用。
- 五、應使吳開先先生儘量避免公開露面，由我代負交通聯絡之責。
- 六、另已有密電分致黃金榮先生、金廷孫先生。

接到這封密電以後，我就隱隱約約的有點點味到，吳開先先生的這一趟冒險入滬，多半與汪精衛、周佛海在上海、東京間的活動有關。因為吳開先先生是中央要人，前任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，當時正在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担任要職。滿心以為吳先生是到上海來匆匆打一轉，任務完畢，立即回重慶去的。由於杜先生的密電條分縷析，指示得非常詳細，而且還在電文之後再

三叮嚀，一切謹慎將事，切勿掉以輕心。我覺得自己肩膀上的這副担子實在太重，也曾有意多找幾位朋友來商量商量，通力合作。但是繼而一想，曉得吳先生要來上海的人多，就怕萬一風聲走漏。所以我決定一語不發，不在任何人面前提起，到吳先生所乘輪船抵達上海的那一天，——如今回想真是十分抱歉，當我們必欲置之於死地的頭號漢奸汪精衛抵滬，佔領了上海的日本皇軍，不但全體出動，宣告戒嚴，還使上了調虎離山、李代桃僵之計，拿汪精衛的表弟與外甥當槍靶，轉移目標，而命汪精衛在船上多住一夜。而我呢，恭侍負有重要使命的中央要人吳開先先生，竟祇帶了我的兩名保鏢，出動一批弟兄，沿外灘碼頭到吳先生的住處暗中保護而已。

### 一葉扁舟衝過封鎖

那是一個月黑風高，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，我帶兩名保鏢，乘一艘汽艇，準時準刻駛入吳淞口。輕車熟路，很容易找到了停泊江心，準備翌晨入港停泊的洋船。我知道吳開先先生必定已在甲板上守候，船上也有我們的人服侍保護。果然不久便看到了燈光暗號，指明吳開先先生所在的地方，用不着我下一聲令，汽艇自會向那裏駛去。而且，小汽艇剛剛駛到船舷，船上的自家人立刻放下了繫船纜繩和船梯。

汽艇上的探照燈，跟着我的脚尖一步步的往上移，我親自上船迎接吳先生。吳先生正伏在船欄干上，一看見我，便歡聲叫起：

「墨林，你來了！」

然後，扶着吳先生，再由船梯下汽艇。吳先生的行李很簡單，由船上的自家人送了下來。撤梯，解纜，突突突的駛向外灘而去。兩岸黯黯寂寂，吳先生和我在輪中歡聲笑語，就在兩岸上，成千上萬的日本皇軍，和「七十六號」的狗腿子們都在睡夢裏。

汽艇駛到外灘，進入租界地界，我鬆了一口氣。岸上停着我爲吳先生預備好的汽車，吳先生約我同赴他的住處。

他那個滬上祕密寓所，也是我預先替他安排好的。當然，我還派得有一隊機智大膽，身手矯健的保鏢，日以繼夜，輪班護衛。由杜公館派出來的保鏢還有一層好處，黃浦灘上各路道的人物誰不認得他們，那會有人在大歲頭上動土？退一萬步說，即使碰到了什麼緊急情況，他們的火力抵得上一支小型部隊，槍法準得儘够以一當十。還有，不論是在什麼地方遭受狙擊，到處都有自動赴援的自家弟兄起來助陣，迅速的將吳先生送到安全地帶，再回過頭來聚殲凶頑。與此同時，附近的自家弟兄還在紛紛的趕赴發生槍戰的地點，務使凶徒全部殞命或被擒而後止。換句話說，不論是誰要向杜先生所要保護的人下手，他本人就必死無疑，這就是杜先生一手建立的防衛體系，隨便那個都惹他不起。——我所以要寫出這些來，主要的原因是在說明像吳開先先生那樣重要的中央大員，何以能在敵偽環伺，暗探密佈的淪陷區上海，處處化險爲夷，一任經年而安然無恙。

一路護送吳先生到他的寓所，豐盛的宵夜早

已準備好了，這算是我個人在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。吳先生命我坐下，和他一道邊喫邊談，我不會問過他這趟到上海來的任務，吳先生却坦率無隱的告訴了我。乍聽之下，可真把我嚇了一跳，方才接船時，還以爲他所帶的行李很簡單呢，那裏曉得，就在他的身上，就藏着千百萬斤的份量，勢將有如泰山壓頂般震撼黃浦灘，使黃浦灘上擁護中央，支援抗戰的熱浪，又掀起一個新的高潮。吳開先先生是代表中央，向淪陷區的上海市民殷切慰勉來的。他將以雷霆霹靂，大地驚蟄之勢，正告上海市民一項鐵的事實，中央決心抗戰到底！

### 傲視敵偽明爭暗鬥

吳開先先生隨身所攜的有 蔣委員長致上海巨紳「洽老」虞洽卿等五位先生的親筆函件，行政院孔院長祥熙寫給滬上金融工商界領袖李馥生、秦潤卿等十餘位的致候函，請他們轉告上海市民，抗戰到底是全國同胞的一致願望，國民黨中央的既定決策，無論在任何險惡的情況之下，決不更變。國民黨中央在上海敵偽合污，汪爲政權正密鑼緊鼓籌備聲中，派吳開先先生冒險進入上海，正是要他粉碎汪精衛、周佛海之流所散佈的謠言，使他們的陰謀詭計無法得逞。當時真聽得我熱血沸騰，幾乎就要忘其所言的雀躍歡呼起來。可是，緊接下來吳先生又聲色不動的告訴我，前述種種，祇不過是他此行的任務之一。在完成此項任務以後，吳先生還要在虎穴定居，他將留在上海，繼續領導並加強上海的黨務工作。

聽到這裏，方才激起的歡欣興奮條而減退，臉上不由自主的浮現出躊躇不決的神情，被吳先生發現了，他笑着問我：

「墨林，阿有什麼爲難？」

我的心事被他一語道破，自己知道隱瞞不住了，祇好陪笑的答道：

「沒有。」可是，話說出口，我又決定在吳先生面前應該實話實說，於是我又改口說道：「祇不過，起先我以為開公這趟到上海，不過是打一轉，住不了幾天，就要回重慶去的。」

「嗯，我懂得了。」吳先生頻頻頷首的說：「墨林，你是在爲我的安全耽心？」

想了想，我終於還是決定直洩直，毫無保留的答道：

「以開老的地位，要長期留在上海，偏偏上海的情勢又越來越複雜。俗語說：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』我們不怕敵偽多得成千上萬，就唯恐自家萬一有個疏忽，讓敵偽乘虛而入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墨林，你不必再往下說。」吳先生向我伸手搖搖，又道：「你的一片心意，我都曉得。不過，上海的情勢越複雜，我就越該在上海留下來，何況我又奉命留在上海加強黨務哩。墨林，這一層道理，即使我不說，你也應該明白。」

當夜談話，到此爲止，因爲我確已無話可說了。我唯有配合吳開先先生留駐上海的艱危使命，儘量設法協助他達成任務，施汪精衛、周佛海之流的漢奸迎頭痛擊。我除了承吳先生之命奔走聯絡，保護他的安全，還要密切注意大漢奸們的

動態，隨時隨刻蒐集情報，做成摘要報告，提供吳先生參考。再替他在黃浦灘上傳達命令，指揮一切。總而言之，在吳先生坐鎮上海那一年多裏，杜月笙先生留在上海所有的關係，所有的力量，都歸於吳開先先生的名下。

### 愚園路滬西稱歹土

汪精衛那一邊呢？當大小漢奸們在東京見到了平沼首相，板垣陸相和近衛文麿公爵，又拜訪了松岡洋右和日本浪人黑龍會領袖頭山滿。六月底，汪精衛悄悄的又回了上海。因為日本人還要跟汪精衛繼續從事投降的條件，也就是所謂的日

汪密約談判，由日本方面派影佐禎昭當代表，在上海成立一個「梅華堂」，以影佐主持，主要人員有陸軍中佐矢荻以下四人，海軍方面派了須賀少將和扇少佐，這就是所謂的梅機關。日本外務省也派出席與亞院的矢野和清水兩名書記官參加。犬養健則以與亞院囑託的名義，擔任影佐的助手。

「日汪密約」在上海秘密進行談判，汪精衛一行從東京回到上海不久，上海地下工作人員就已經得到了可靠情報，汪精衛他們要從重光堂搬到滬西愚園路了。「滬西」係指公共租界越界築路的那一帶地方，老上海都稱之為「歹土」，有

三不管地帶的意味。不過，上海淪陷以後，日本憲兵便開始在那一帶活動，終於一步一步的成爲日軍勢力範圍區。

我對那一帶地方相當的熟悉，譬如，汪精衛他們搬到愚園路一一三六弄以前，先就勒令那一條街裏所有的住戶即刻搬走，又在街堂口設了一個日本憲兵辦事處，專司保鏢之責。街堂裏有五幢獨立洋房，都小有庭園。其中以汪精衛住的那一幢頂大，那是國民政府前交通部部長王伯羣先生的住宅。其餘四幢，住的是周佛海、陳春圃、梅思平和刻在台灣的陶希聖先生。

(未完待續)

## 中外雜誌

### 第十一卷合訂本徵求預約

精裝本定價壹百元預約柒拾元  
平裝本定價捌拾元預約伍拾陸元

本誌第十一卷第一至六期已出齊，茲為供應讀者需要，特將第十一卷之各期裝訂合訂本，精裝每冊定價壹百元，預約柒拾元，平裝每冊捌拾元，預約伍拾陸元。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出書，裝訂無多，預約者請速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